

琼州风物 李焕才
谢盛江
儋州石滩河



儋州石滩河。 李善传 摄

这是一条藏在山上的河流,隐蔽于山的皱褶中,让人难得一睹她那神秘的容颜。据考察人员说,她发源于儋州市兰洋镇兰洋村东北面4公里的山坳,那涓涓细流汇总成河后,在山野里欣快地奔流,百转千弯,躲藏于山涧岭谷,百般不舍地在兰洋、美元、下田、沙田、番宝等村庄之间蜿蜒迂回,跑了15.49公里后,来到琼中的松涛村,羞涩涩地揭开了面纱,慷慨地汇入了南渡江。

这里是绿色的世界,四野莽莽苍苍。我们前来探访这条美丽的家乡河。时值盛夏,天高云淡,白晃晃的骄阳火一样从天上啦啦啦喷射下来,似乎要烧焦万物。可是,那强硬的阳光飘落在茂密的树林上,却疲软了,摇晃在野风中的树枝树叶将阳光撕碎,驱散,摇出一片凉爽。我们的车七拐八拐穿行在荫蔽的树林间。我们都贪婪地打开车窗,让岚风将山野的气息送进车里来。车子拐进一片偌大的橡胶树林,林间青草离离,野花点缀。陪同我们探望石滩河的当地人李正斌说:“快到了。我们望去,四野仍然是树木森林,没有河流的影子。”同行的另一位当地人许林吉提醒说:“你们注意,现在有什么感觉?”我们感觉越来越凉快,那飘进车里来的清风甚是舒爽,沁人心脾,润人肺腑。

车停在一片竹林边。我们下车,快步穿过竹林,一股清爽的水气迎面扑过来,将我们裹住,身上一阵透凉,让人禁不住顿了一下。就在这时,蓦然看见一条河流横在我们的面前。那河床不宽,七八米左右,河面无波无纹,静静的,可是河水分明在涌动着;那水色居然是绿的,绿得晃眼,似是满河的翡翠。河的两旁水草丰茂,高高地蹿出水面,密匝匝围成两道绿色的草堤。蝴蝶、蜻蜓、蜜蜂在草堤上纷飞,小鸟在草丛中啁啾。河两岸的树木枝繁叶茂,那枝枝叶叶都殷勤地朝河的上空伸展,遮天盖日。河水隐蔽在林荫里,整条河道像是一条山和水围成的特殊隧道。我们这才发觉,石滩河并非躲了起来,而是花草树木对她无限眷恋,热情地拥抱着她,呵护她,从而使她藏在深山少人知。

听见淙淙的流水声,我们望去,见河面突然变宽,河床突起几块大石头,河水在石头边跳跃,阳光泼下来,闪闪烁烁,像银片飞溅。我们坐在河中央那几块大石头上,双脚泡在水中,凉气从脚底往上升,人的全身都很舒畅。那些小鱼又跑过来亲吻我们的脚板,痒痒的,舒服极了。几个小孩从一片玉米地里走出来,走到河边,脱光衣服,噼里啪啦扑进水里,接着嬉戏打闹,弄得河水四溅纷飞。我说:“河水这么冰凉,这些孩子……”许林吉说:“孩子们玩水那河滩有温泉眼哩。”我们望去,的确看见有水泡从河底冒出来。据说著名的兰洋温泉就离石滩河不远,这条河好几处有温泉眼,四时喷出温泉,河水凉中有热,极是玄妙。

一个女人挑着水桶从那条小路走

到河边来,那些玩水的孩子急忙爬上河岸,抓着衣服跑了。那女人说:“这些孩子真是的,太顽皮了!”许林吉告诉我们,这女人是番开村的,下河挑水浇岸边的菜地,刚才玩水那些孩子,其中一个是她儿子。我们都惊讶:这女子顶多二十出头,那些孩子都十岁八岁了呢。许林吉一脸愉悦:“这女子很会唱山歌,三十几岁了。这里的山水养人,女人的肌肤都细腻白皙,年岁爬不到身上。”我说:“让她唱首山歌来听啊!”李正斌回称:“想听山歌,得,要等晚上。”

当晚,我们守在石滩河畔,等歌声飘过来。一轮月亮挂在天边,水一样的月光飘下来,把山野染成了银灰色。石滩河两岸都是黎族村庄,黎家人爱唱歌,有月亮的夜晚,姑娘和小伙子喜欢在河边对歌,让歌声传情,打开对方的心扉,然后相爱相恋,终而结成连理。可是,月亮已经爬上天顶了,山野依然一片寂静。李正斌有经验,他说:“看来,只有唱首山歌,把他们的山歌引出来。”他不会唱黎族山歌,但即兴唱了一首中和民歌:

河水流来沙盖沙,
拨开水面种芝麻。
哥种芝麻妹种豆,
芝麻结子豆开花。

歌声飘落在河水上,河对岸便飞来了女人的歌声,婉转悠扬,像夜莺在啼唱,动听极了,可惜我们都听不懂。紧接着,这边的河岸也飞起歌声,是男声在唱,粗犷热烈,像洪水过河滩。

这一夜山歌在河两岸飞来飞去,我们听得如醉如痴,月落星稀了,才恋恋不舍离开了石滩河。

闲话文人 张朝元
路遥成名后

1982年,路遥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发表并被改编成电影后,路遥一下子成为全国有名的作家。路遥成名后,各种邀请做报告、做交流的会议随之而来,让他不胜其烦。

这天,路遥正在《陕西文艺》杂志社编辑稿件,杂志社的主编王丕祥亲自过来通知路遥:省里将提升他为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对于省里给予的这次提升机会,路遥想都没想准备拒绝。因为路遥心里有一本账,一旦自己当上作家协会副主席,那么,每天的时间都将会浪费在无休无止的应酬上,也正因为如此,路遥向主编王丕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:“当作家协会副主席一职,我需要等到40岁以后,到那时我应该写出几部作品了,我想趁年轻多写几部作品。”

事后,王丕祥被路遥看淡名利、潜心创作的意愿深深打动了。为了让路遥有更多的时间创作小说,王丕祥决定: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将不再安排路遥去参加一些没意义的会议了。

路遥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。

而路遥也不负王丕祥的信任,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潜心创作,路遥完成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《平凡的世界》一书。随后,这部小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,且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。未完成即广播,这样的情况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说也堪称首次,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。

居里夫人说:“荣誉就像玩具,只能玩玩而已,绝不能永远守住它,否则将一事无成!”路遥正是明白这个道理,抛却一切自己不需要的名利,用心于创作中,从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。

百味书斋 姬可周
我心归处是敦煌



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书影。

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相遇,是人生的宿命;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相守,是心灵的归途。一本厚重的樊锦诗传——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在疫情期间拜读完毕,书中的故事,多处让人流下感动的泪水,为樊锦诗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而感叹,崇敬她心灵的坚守,感慨她人生的不易,赞叹她名誉加身的淡然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她心中的敦煌而甘之若饴。

对樊锦诗先生的了解,并不始于她获得过那些高伟的奖项,而是因一个并不为众人所知的名字——常书鸿。曾记得高中时,在《南方周末》上看到过常书鸿与敦煌的故事。为这个留法的艺术家,在兵荒马乱的20世纪30年代,深入西部大漠,面对难以想象的恶劣自然环境和世态炎凉,却依然坚守;因为爱与责任,担起了守护敦煌的重任,经历了抗战、解放战争的洗礼、新中国的成立,甚至是“文革”的遭遇,他家庭破裂,孤身一人,直到老死他乡,都没有改变坚守敦煌的决心,用心经营着他心中的美好敦煌。他去世后,埋葬在了宕泉河畔,守护着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,和他心爱的敦煌艺术宝库,相思相守,永不分离。

对于敦煌,对于莫高窟,是每一个有着旅行梦想的人,终将抵达的地方之一。樊锦诗强调,敦煌会衰老、会蜕变,也会倒塌,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延缓他的老去,延长他存在的时间,让更多人能够继续看到他的无穷魅力。

作为首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,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日本、法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俄国均有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,他们所拥有的大部分史料,多以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50000余件文物为主,藏经洞的发现,震惊世界,也让敦煌走向国际视野,从此,敦煌学成为一门显学。

早前,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”的学术局面令季羡林、苏秉琦、宿白等学者和专家如鲠在喉。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国外敦煌学研究多以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主,而我们还守护着735个洞窟,45000平方米的壁画,2000多身彩塑,这些都是我们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源头活水。从此,一代代敦煌学者,一手抓文物保护,一手抓学术研究,日积月累,年复一年,终于改变了敦煌学研究格局,形成了“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世界”的欣喜局面;随着敦煌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,保护工作又上一个新台阶,以樊锦诗为代表的第三代敦煌人冷静思考敦煌的未来,与追求短期效益强调旅游发展的论点进行不断论争,经过不断努力,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已经鲜有生存空间。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,给中国更多文物保护单位敲响了警钟,文化遗产具有脆弱性、不可复制性、唯一性等特点,都是其最易遭到破坏的地方,必须慎之又慎地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工作总方针。

书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宕泉河畔的

敦煌学人墓地,常书鸿长眠于此,段文杰与其相守,还有许多学者魂归于此,他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个为之奉献终生的地方,死后却要隔河相望,忠贞不渝,看着他,想着他,念念不忘,世世代代……

阅读完这本厚重的敦煌学人自传,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了敦煌的历史、现状和未来,通过文字深入地触摸到了敦煌人心中永远不变的追求,那颗炽热的、脆弱的、易受伤的恒心;还有以国际化标准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新游客中心,一定要用心去认真观看《千年莫高》《梦幻佛国》这两部凝结着敦煌人血汗的影片;带着崇敬之情,索路祭拜长眠于宕泉河畔的敦煌数位英雄;去品味每一幅壁画、塑像背后的历史故事……真正走进敦煌,了解敦煌,宣传敦煌,保护敦煌。

樊锦诗,敦煌文化的守护者,敦煌精神的传承者,敦煌艺术的发扬者,一个令人敬仰的学者,一个代表着“莫高精神”的长者,为敦煌学奔走呼告不知疲倦的文化使者,无愧于民族文化瑰宝的守护者。

收藏小记 谢斐
枕水向日开

有人喜欢养花,我喜欢养石,尤其是雨花石。书房的案几上,有一个精致的仿古瓷盘,两块晶莹的石头,枕着清水,静静地卧着,很有隐士的风味。

先生的父亲喜欢集邮,厚厚的三大本邮票,其中喜欢的两套,有次被老友看中,索了去,回报就是这两颗雨花石。先生是个吃货,除了美食,其余皆不感兴趣,于是这两块石头,我有幸成了主人。

第一眼看到它们,就喜欢上了。好精美的尤物啊!两块都是椭圆形的石头,但风景不同,画面不同。一个如清新淡雅的水墨画,上有缥缈的云,下有流淌的河,给人以无尽的遐想;一个似浓墨重彩的油画,橙红的叶子,暗黄的沙滩,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了一起。

夏天,我将它们置于瓷盘,每天一次清水,犹如濯洗;冬天,我用棉布将它们擦拭干净,放入专门的小盒中,犹如保暖。先生取笑我:“你还真当个稀罕物啊?”我也笑他:“也许人家石头还视你为蠢物呢!”

雨花石是有来头的。相传梁代高僧云光法师讲法时,感动上苍,天花坠落,入地化为五彩缤纷的石子,即今天的雨花石。瞧,即使是传说中的一个故事,也显得那么与众不同。

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随身携带的“通灵宝玉”,很多红学专家认定是雨花石。想想也是,“大如雀卵,灿若明霞,莹润如酥,五色花纹缠护”,除了雨花石,还有什么石头既绚丽多彩,又通灵性?

一天清晨,阳光灿烂,我将瓷盘移到阳台,本就玲珑剔透的石头,在阳光下更是散发出一种温润的光泽,这种静态的美,令人震撼,却无法用文字去描绘,蓦然间想起了徐荣的那首咏《雨花石》诗:“天雨诸香下帝台,大同天子讲经来。尚留子石临江话,恰似房花向日开。”

岁月无声,唯石能言。两颗雨花石静静地枕水而卧,像极了两朵水莲花。它们静默的辰光,恰如一些低头的实干家:毁誉皆由人,我自发光热!

阳光下的每次读石,我胸襟间都充满了敬意!